

「文心雕虫」

## 以蛭为师

□高祥

小时候读《蛭传》，对蛭这种小虫既颇为惊奇，又甚觉可怜。一个小虫，喜欢背东西，直到背不动，把自己压死——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虫子？蛭的奇葩习性勾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，让我心心念念想要抓到一只。同伴们也受了影响，和我一起，村里村外，上山山下，弯腰低头，四处寻觅它的行踪。可是唐代人柳宗元在湖南永州写下的怪虫，要在千年之后、三千里外的山东找到，谈何容易？更何况，老师都解释了是寓言，现实中未必存在的。一群人寻来觅去多天，果然一无所获。

大家泄了气，认为还是老师说的对，世界上不会真有如此痴傻的虫子。只有我，总觉得蛭应该是有的，只是搜寻的功夫用得不够。

直到过了暑假。有一天，有个孩子举着手冲进教室，兴高采烈地宣布，他找到蛭了！

大家纷纷围上前看稀奇。只见他张开小手，手掌上卧着一个土不拉叽的小茧袋，袋子外面粘满了长长短短的小木棍和一些碎树叶。好巧不巧的，下面探出一个胖乎乎

的虫子，背着袋子往前爬……“这不是吊死鬼嘛？！”不知道谁喊了一声。大家盯着袋口下黑亮的虫头，相互对视一眼，然后开始哄堂大笑。

虫主人却很执着，认定吊死鬼就是蛭，“它背个大袋子，袋子上什么东西都有，它还喜欢往树上爬，不是蛭是什么？”

请老师评判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大家每年秋天都能抓到吊死鬼，这是一种学名为袋蛾的小虫子，喜欢织个布袋把自己藏进去，袋子因陋就简粘着一些木棍草叶，用作伪装，它平时就躲在袋里，背着袋子四处爬行。这样一种胆小鬼，怎么会是蛭呢？

这次乌龙事件后，很长时间大家不再提起蛭了。没想到几年之后，我却在山上的一处石塘里，见到了蛭的真身。

秋末，上山放牛。把牛赶到半山腰，牛儿在近乎荒秃的山坡上低头啃草，我则下到石塘里，躲避扯着草梢呼啸的寒风。

那处石塘是村民开山取石采挖出来的。通往塘底的斜道上，有一处不大的平台，平台上堆着从塘里清理出的土石渣。我坐在石渣前，正百无聊赖地拈草棒玩，突然发现有个东西在动。定睛看去，竟然是一只蛭！

这是一种土黑色的小虫，个头比臭鳖虫（臭蟾）小一号，不过它的背部看上去是平的，上面驮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蓬蓬松松堆积在一起，高高的像一座小山。仔细辨认，虫背上有干瘪的蚊虫的尸体，还有细碎的干草棒和草叶，甚至还有一些草籽和土粒。一层层摆上去，差不多有大半个小手指肚那么高。

它大概想不到有人正在观察它，顾自背着奇形怪状的小山，在土石渣堆里爬动——它背上

的小山，几乎让它完美地隐身在四周环境里。

我盯着它，看它吃力地翻过一片小石块，又向一处陡起的土石堆攀登。它背上的

小山摇摇晃晃，似乎马上要倒下来，让人替它捏着一把汗。可能是因为小山太重，它的身体有点儿歪歪扭扭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像喝醉酒的酒鬼一般，脚步蹒跚而又滑稽。

这可怜的虫子！我提起草棒，朝它的背上捅去，意图帮它卸下重负。它发觉到了危险，急急忙忙往土石堆上攀跑，连带着小山也东倒西歪、岌岌可危。草棒追上小山，虫背上杂七杂八堆积的山体一下子坍塌开来，像山崩一样撒在地上。

只是没想到，小虫无“山”一身轻，端着单薄的身板，迈开细长腿，噌地一下钻进土石堆里。留下我蹲在一边，擎着草棒，目瞪口呆。

看着委落一地的小山崩积物，来不及细想它的扁平内凹还带有纹路的脊背，我连忙扒开土石堆，试图把它翻找出来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扒拉了半天，几乎把那一堆土石渣翻了一个遍，却再也没有找到蛭的身影……

它就这样猝然显形，又迅速与我失之交臂。

我无数次向同伴们述说，又无数次被他们驳回——口说无凭，那只蛭呢？

之后，我又去过那处石塘，包括附近的石塘寻找过多次，可那只蛭却像神隐了一般，始终未再现身。如今，那里的石塘早已填平，那只神秘的虫子，更是无从寻找了。

后来慢慢长大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。说起蛭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它的存在，认为它是柳宗元杜撰出来的。再后来。网络越来越发达，我上网寻找，才找到了一些它的蛛丝马迹。

原来，最晚成书于西汉的古书《尔雅》，就对蛭有记录，说它是一种黑色小虫，背隆起部分可负物。这样说来，至少在两千多年前，古人就见过蛭了。

网上还有记载说，2009年秋天，辽宁凌源有中学老师抓到过类似蛭的怪虫，后来有专家认为它是一种猎蝽若虫。还有人在网上论证，蛭是草蛉的幼虫蛭狮，喜欢背着一堆垃圾觅食蚜虫。也有人认为，蛭可能是石蛾的幼虫石蚕，它也会捡沙石木棍做壳，驮着外壳乱跑。不过仔细参详这些虫子，它们都与我在石塘里见到的蛭不符。

几十年来，我从柳宗元笔下，一路不停寻找，除了石塘里的惊鸿一瞥，就再没见过它的真容。

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在追问蛭的虫喻。它匆匆现身又神秘消失，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？是想暗示我生活烦恼如山，还是想叮嘱我不忘过往、带好行囊？是想和我的人生要学会负重、懂得坚守？还是想警告我，勿沉湎于物、勿自设桎梏？

我想来想去，理不出什么头绪。只是潜意识觉得，应该找蛭为师，以其为戒，学会做减法，学会放下。何必一路捡拾一路背山，让自己步履蹒跚、举步维艰呢？

就像这几十年对蛭的追寻，是否不经意间也成了一座小山，需要适时从背上卸下？不刻意，不强求，不孜孜于成败，不汲汲于得失，得之淡然失之坦然——也许，这就是蛭闯进我的生命，想要对我叙说的道理……

□冯连伟

临沂城是我儿时向往的地方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娘是大队的妇女主任，几乎每年都要作为县里妇女积极分子代表，到临沂城参加妇女代表大会。娘从启程到散会回家，前后需三天的时间，这三天时间对儿时的我，感觉那么漫长，对每天吃煎饼咸菜的我来说，特别盼望娘回来时布包里装着的白面馍馍。娘后来告诉我，那是娘吃饭时按人头分的馍馍，娘没舍得吃悄悄攒下来的。

我的故乡离临沂城60多里，对于一个没出过村门的孩童来说，那是个神秘且遥远的存在。

我总会一次次问娘临沂城在哪里？娘也总是一次次指着西边的天际耐心地告诉：“从咱家走上大半天，走到沂河边就看到河对过的城，过了沂河就是临沂城。”

第一次进临沂城，是我13岁的那一年。

1980年初夏，临沂城的几所重点高中面向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招考，即将报考高中的我，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那时高考恢复招生刚刚三年时间，对农民孩子来说，考上大学意味着成为一名“公家人”。如果能够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，那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的校门。

那年中考，我终于成为这名幸运儿了。

记得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，全家出动把我送到村口，之后，大哥二哥和我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——大哥给我带着被褥，二哥给我带着一包煎饼、咸菜，我带着书包和学习用品，一起向着临沂城出发了。记得那天上午，我们骑了两个小时，骑到沂河边的解放桥头时，大哥率先停下车，说：“这座桥很窄，桥面又不平，‘小三’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，为了安全，我们推着自行车过去吧。”

沂河是临沂人的“母亲河”，河面最宽1540米；我们要走过的解放桥，俗称东洋桥，始建于1934年春，老桥历经风雨，见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两次被损毁。那天，我推着自行车，第一次走在解放桥上，感受着时高时低坎坷不平的桥面，看着流淌的清清的河水，憧憬着即将开始的三年高中生活，心情特别激动。

我在临沂育新中学（现改名临沂四中）度过了三年时光。住着“防震棚”（1976年防地震时盖的草屋），睡着“大通铺”，吃着煎饼和咸菜，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南的一所大学。

临沂城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，更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又回到了母校。不同的是，四年前我是学生，四年后的我，是老师。

初为人师的日子幸福而烦

恼。我这个年轻的小老师备受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、同事们的关注。记得我到校一个月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晚会上，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上台唱了一首《回娘家》，竟也好评如潮。母校不仅是我的母校，也是我哥哥的母校；母校的老师，不仅是我的老师，还是我哥哥的老师，如今又是我的同事。一向追求完美的我默默地给自己施加压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学生对我的课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只能说走出了成功的一小步。

初为人师，提醒自己最多的是要有个老师样。于是还童心未泯的我便认真地学着做个人样，跟身边的同事学着装扮成熟，学着做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学着做他们学习上的老师、生活上的朋友；原来穿的花条条衬衣，我收起来了，上大学时留的长发也剪短了；爱睡懒觉的习惯改为早起和学生一样晨读，晚上读小说的休闲时光也改为晚自习上为学生答疑解惑……

初为人师有那么多的不成熟和那么多的无奈，唯一让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绩揭晓，市教育局召开总结表彰会时，我所教的年级单科成绩排了整个临沂地区（当时还未改市）第一，这也就是对我初为人师的最高奖励吧。遗憾的是，因为工作调动，我离开了这个让我又幸福又快乐又向往着的讲台。

2023年，母校50周年校庆时，我又回到了母校。曾经住了三年的“防震棚”宿舍，如今是宽大的体育场，曾经的四层教学楼、三层筒子教

职工宿舍楼早已不见了踪迹，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体育场、明亮的教室、长长的荣誉墙，以及孩子们洋溢着笑容的脸庞。临沂城，是一座来了不想走了还想来的梦中之城。沂河汤汤，不舍昼夜，早已从母亲口中的遥远界标，流淌成我生命深处的血脉。当年那个推着自行车，心怀忐忑与憧憬走过东洋桥的少年，何曾想到，有朝一日，自己会成为这“江北水城”岸畔的一名守望者与歌者？

今日临沂，“六河贯通，八水绕城”，碧波盪金处，是“水之城、文之邦、商之都”的璀璨气象。每当我引亲朋伫立水岸，看城水相拥，灯火如昼，总觉那粼粼波光里，不仅映照

